

DUO QING DE YUAN SHAN

张昆华

多情的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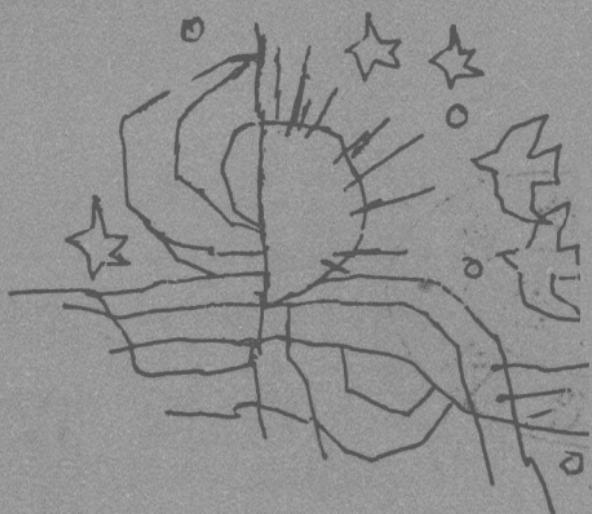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DUOQINGDEYUANSHAN

多情的远山

张昆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王志伟

多情的远山

张昆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625 插页 4 字数 142,0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00 册

ISBN 7-5321-1105-9/I·826 定价：7.30 元

1985年以来出版

散文丛书

燕泥集	李希凡
芳草天涯	陈慧瑛
用心弦弹奏的乐章	史中兴
暮钟	王西彦
爱的渴望	李若冰
	贺抒玉
情到深处	王英琦
泸沽湖水色	彭荆风
你好，帕克	程乃珊
鹿回头之梦	王维洲
昨天的海	胡廷楣
都市人	王小鹰
不了情	叶文玲
女人的白夜	铁凝
八十自省	萧乾
秋之歌	周玉明
	赵鑫珊
今晚入梦	李佩芝
流放者	斯好
多情的远山	张昆华

1985年以来出版

散文丛书

听笛人手记	卓犁	晨蒙	成滇	宁波
老荒集	曾孙	苏王	罗达	宁波
流水集	苏	王	姜江	波谷
访苏心潮	王	罗	和	和
杭州001号	001	达	骥	骥
美在斯	美	姜	忆	明珠
半岛集	半岛	丁	吴	泰昌
		江	秦	波
无忧树	无忧	和	波	波
珍珠鸟	珍珠	骥	聂	聂
荷上珠小集	荷上珠	才	波	波
听雪记	听雪	忆	王	王
有星和无星的夜	有星和无星	明珠	安	安
生命之海	生命之海	毛	若	若
蒲公英	蒲公英	泰昌	丁	丁
暖雪	暖雪	波	舒	舒
心烟	心烟	波	婷	婷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的又一本散发着浓郁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气息的散文集，共收二十九篇。

无论是反映与巴基斯坦、缅甸等作家的文化交流，还是描绘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习俗，再是记叙作家、音乐家、法官等人物的情怀，作者均以情与之相交汇，并浓墨重彩，让人身临其境，在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共鸣，并获得美的享受。那些创作谈则娓娓道来，给人不无启发。

这是多情的作家，以多情的笔触展现的多情的生活和大自然。

战斗生涯和文学生涯

——代序

冯 牧

作者当中，有不少是在边防连队的战士行列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者。这些作者的战斗生涯和文学生涯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张昆华同志就是这批青年作家当中我所熟稔的一个。作为我去边疆深入生活的旅伴和向导，张昆华同志可能是和我一道工作和旅行过次数最多、同时探访的地区也是最多的一个。我记得他同我一道去西双版纳旅行，一起乘坐独木舟沿着澜沧江的激流到橄榄坝去，在那里奇迹般地遇到了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真正的“蝴蝶会”，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面对着如此美好的祖国山川和绮丽风光，他的脸上几乎是时刻都在洋溢着一种激动、自豪而又带着稚气的神色。当时我就想：能够这样强烈而真挚地热爱着祖

国边疆的土地和人民的青年，肯定是会有所作为的。而我在云南所结识的有着这种感情和气质的文学工作者，又何止是少数几个人。他们绝不止是寥寥可数。他们是一支队伍。在他们当中已经出现过一些富有才华的作家，今后肯定还会出现更多的以深入广阔地反映边疆斗争生活为己任而且会作出更大贡献的人。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信心的。

我和张昆华同志最近的一次同去边疆旅行是到滇西北的滇藏交界处的独龙江河谷。那是在一九七四年夏天，那时，我已经接近老年，他也已经是“人到中年”，并且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了。但是，我发现，虽然如此，他对云南边疆的山山水水以及各族人民和边防部队的那种挚爱之情，不但并未稍减，而且是更加强烈和深沉了，对于文学创作，也更加努力和勤奋了。在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在云南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前线部队中，又碰到了张昆华同志；仍然像过去一样，他几乎是用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热情对我谈论着前线的见闻。他的神色、他的激情，都使我感到：虽然他已经脱下了军装，但仍然像我多年前初识他的时候一样，他还是一個坚持以笔作枪的边防战士，一个对云南边疆和边防军民充满了炽热感情、决心以自己的力量为他们毕生谱写战歌和赞歌的歌者。

二十多年来，张昆华同志的主要职业是文学编辑，他以对于青年作者的热心扶植而得到了人们的

信任。在这方面，他的工作可以说是积极的，无私的，卓有成效的。在工作之余他写出了许多反映边防斗争生活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就我所知，仅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几年当中，他所出版和发表的长、中篇小说，就有《蓝色象鼻湖》、《在勐巴纳森林中》、《魔鬼的峡谷》、《爱情的泉水》等七部之多。此外，他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并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洱海花》。近几年来，他除了兼任云南省作家协会的某些领导工作之外，主要是从事专业创作。他不断地到边疆地区和边防部队、矿山、林区、水电建设工地深入生活，并不断有新作问世。比如中短篇小说集《天鹅》；中篇小说集《不愿纹面的女人》、《落花·流霞》、《爱情不是狩猎》、《野渡·黑影》等，使他已经出版的著作达到了十四本，其中有的作品还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介绍到国外。

由于我是亲眼目睹张昆华同志从青少年时代如何逐步茁壮成长起来的（这是实情，我在这里丝毫没有妄自尊大的意思），因而，我对他在近几年所获得的相当丰硕的劳动成果，是由衷感到高兴的。这些作品，我大部分读过；由于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有许多是我和他共同体验和经历过的，所以我读来都感到亲切，真实。事实上，这些作品由于大多富有云南生活特色，有不少已经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重视和兴趣。我并不认为这些作品全都是成

熟、完美之作；正如大部分中青年作家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一样，在他们的文学征途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第二步；然而，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修养，充实自己的生活积累，开阔自己的生活视野，从而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已经成为一个带有相当普遍性的课题了。以张昆华同志劳动的勤奋，以他对边疆生活和各族人民的丰富知识，以及多年来始终不渝的发自衷心的深情，我相信，他是会不断地有所探求，有所进步，有所提高的。他是会使自己丰富的潜力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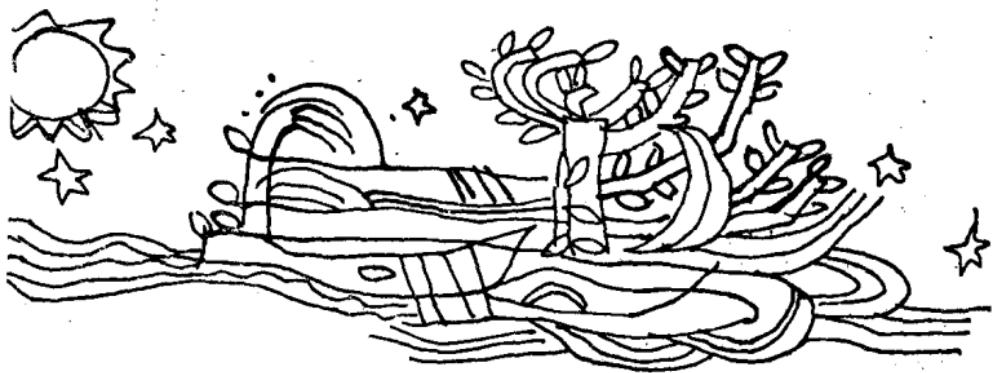
《多情的远山》是张昆华同志继《洱海花》之后的又一本散文集。我感到它是一本洋溢着、浸透着对于云南人民、山川、土地的真诚而深情的感情的书；它是一簇采自西双版纳、德宏边寨的绿色底层的山花；它是一幅闪耀着高黎贡山、哀牢山、玉龙雪山和金沙江、澜沧江、瑞丽江的奇丽光彩的真实写照；它是一曲对于边疆战士和各族人民的充满爱情的讴歌。此外，这本书还收集了张昆华同志用散文笔调谈自己的文学创作体会的“金蔷薇”式的几篇感人至深、无疑会对青年作者有所启发的文章；还有新近访问友好邻邦巴基斯坦归来后所写的一组具有情采文采的优美的散文。因此，我喜欢这本书。同时，我希望并且相信那些到过以及虽未到过却在向往云南边疆地区的人，能够读到这本书，而且从中得到知识，得

到愉悦，进而能够从中受到一位边疆战士——作家对于我国边疆地区和各族人民的淳朴真挚感情的感染。

· 目 录 ·

战斗生涯和文学生涯(代序)……冯牧	
浪花辉映晚霞……	1
心灵空间之桥……	13
拉合尔五月鸟语……	28
野玫瑰……	32
卡斯米，三位卡斯米……	50
已是播种的时候……	59
有朋自远方来……	66
你的离情别绪……	78
牧帐里的月亮……	90
云雀为谁歌唱……	101
遥远的风情……	110
边寨茶趣……	120
澜沧江船夫……	136
殉情……	147
豹子做窝的地方……	158

海鸥之恋	164
故乡的泥土	170
歌者不会沉默	179
海梦	185
她的足音	192
我不知道你	196
问候你的灵魂	202
往事不曾忘却	207
永远的南行	212
春天在翅膀上	215
生命的泉眼	218
让鸽子自由地飞翔	225
走向群山	240
美些，抒情些	252
后记	263



浪花辉映晚霞

夕阳像一个金红色的铜盘，渐渐沉入茫茫林海，伊斯兰祈祷的钟声响了。吟诵《古兰经》如歌的男高音，乘着徐徐凉风在苏库尔市上空飘扬。晚祈之后，斋月中的一天便宣告开斋，人们可以饮水，进餐，可以进行日出之后封斋期间所禁忌的一切活动了。

我们的好朋友、巴基斯坦文学院执行主任拉巴尼·阿格罗先生和几位苏库尔市的作家邀约我们去泛舟信都河。这是我盼望许久的游览了，从海得拉巴乘坐三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南方的名城苏库尔市，主要就是为了这条巴基斯坦的，也是南亚的第一大河。

一条漂亮的游船早已停泊在河边的一棵老芒果树下。船身摇摇晃晃的，似乎是等得有些心急了，垂吊着累累果实的硕大无朋的芒果树给游船披上班驳

的影网。在摄氏四十三度的酷热中，游船也得躲在树荫下避暑呢。我们依次登船落座后，游船没有鸣笛，便悄悄地驶向大江中流。当时我并不明白船夫的动作为何这般轻柔。直到后来想起那个美丽而神奇的传说，才知道其中的奥秘。

浩浩荡荡的信都河敞开她宽广的胸膛，遮掩了迷迷濛濛的地平线，分不清是浪花亲吻着暮云，还是晚霞拥抱了波涛。我们的游船像一只大鸟在水天之间缓缓地低翔，划出一条长长的线条，仿佛是彩云织成的丝绸之路……

哦，我们从遥远的中国拜访你来了，永不疲倦、奔流不息的信都河！

说是古老的信都河在古老的地图上是叫印度河。自从巴基斯坦立国之后，巴基斯坦人民都喜欢称他为信都河。其实，读音是很近的，也许只是为了使自己国家的河流的名字不要与另一个国家的名字相同罢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信都河这个名字，无论是公正的历史学家，还是严肃的地理学家都可以接受。何况我们这些巴基斯坦的朋友呢？因此，当我们舒畅地顺流而下，迎来一簇簇飞舞的浪花，我便能丢开她曾经有过的名字，而改用标准的乌尔都语言亲切地呼唤她：

“信都河，信都河……”

为了回答我的问候，或者也为了表示热情的欢

迎吧，信都河跃起一朵朵浪花扑进我的胸怀，溅湿了我的思绪，使我炎热顿消，感到心旷神怡。

拉巴尼·阿格罗先生朗声大笑起来，说：

“看这多情的流水，认出了她的乡亲呢！”

我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涵义。信都河源远流长，集纳众水而成巨川，其中的主流就来自我的祖国——西藏的狮泉河和噶尔河，来自这两条河的发源地冈底斯雪山。而我的家乡云南，又是与西藏山水相连。信都河的流水，对于我，怎能不显得格外亲切呢！

这时，我才觉得，信都河的水是这样的清，这样的绿，洁净得映出了我的影子。

“在信都河上，我忽然想到了长江！”拉巴尼·阿格罗先生的头发被江风掀了起来，亮出他宽大的额头。一道道波光在他明亮的眼睛里闪电般地流淌。他曾经率领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访问过我国的上海、杭州、南京等江南胜地。他常常说起，他永远难忘长江留给他的宏伟壮丽的印象。

“这是因为长江是中国的母亲河。信都河是巴基斯坦的母亲河。作为伟大而慈爱的母亲，总是有其相似之处。产生这种联想，是亲切而又自然的。”我望着江上飘飘然驶过的船只，那穿着鲜艳的绿色衣服和红色衣服的船夫，也许看出我们是中国人了吧，便向我们挥手致意。我向他们报以微笑。“再说，我们两国是友好的兄弟邻邦，兄弟的母亲都会受到同

样的尊敬，将来的有一天，如果我在长江航行，也肯定会想起你们的信都河。长江和信都河是姊妹河……”

巴基斯坦的朋友都赞同地点头称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相流相通的。正如这信都河上的浪花和晚霞交相辉映一样。我们一边饱览着信都河上美丽的风光，一边听主人讲述着信都河上动人的故事。

每一条深远的大江，都伴生着一个旺盛的民族。每一个伟大的国家，都有一条值得骄傲的河流。信都河以她丰满的乳汁，滋润着巴基斯坦辽阔的大地，哺育着巴基斯坦广大的人民。

我转过身去，向北眺望，巍峨的拦河大坝像一条巨龙搂住了信都河，使这条大河听命于人的意志。这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河坝，也是效益最高的水利工程。大坝全长两公里多，有六十六道闸门。闸住以后，便有用不完的水。东边有三条渠道，西边有四条渠道，这七条主渠再与众多的小渠相连，像遍布躯体的血脉，灌溉着两岸无际的土地，使这儿盛产甘蔗、棉花、大米、小麦以及品种繁多的水果，难怪她赢得了“巴基斯坦粮仓”的美称。一位苏库尔诗人说，这儿种西瓜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只要撒下种子，放水淹过一次；水走了，人也走了，就什么都别管了。到时候来采摘那又大又甜的西瓜就得了，这是信都河给苏